

定盦全集

掃葉山房印行

校訂定齋全集卷五

仁和龔自珍璵人譔

文五

太倉王中堂奏疏書後

皇清故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太倉王公揆。字藻儒。奏疏一卷。我聖朝受天大命。以聖傳聖。家法相詒。不立皇太子。純皇帝嘗申命曰。萬世子孫之朝。有奏請冊立太子者。斬毋赦。以數大聖人之用心持識。夙然前後千萬歲。不但漢唐宋諸朝。不足以爲例。即義炎項譽以來。統祚之正。氣運之隆。豈有倫比。揆區區抱螻蟻之忠。逞隙穴之窺。於康熙五十六年五十九年六十年。奏請冊立皇太子。疏前後十餘上。聖祖始優容不報。揆疏不止。自撓震怒。然猶擴天地之量。垂日月之鑒。愍其愚忠。憐其髦昏。廷議以遠戍上。其子奕清請代父往。竟曲從之。革職有旨。不開缺。元旦行大賀。章上。諭內閣王揆何故不列名。諸臣以革職對。有旨令列名大學士次中。如在任時。以世宗卽位之二年。薨於京師。年已八十有六。嗚呼。爲人臣子如揆。遭遇君父如我聖祖。世宗可以觀矣。可

以觀矣。恭讀 聖祖諭曰：王掞敢將國家最大之事，妄行陳奏。又曰：朕心深爲憤懣。又曰：王奕清代父譴戍，伊等既自命爲君爲國之人，著卽前往西陲軍前効力。是故君父之慈，臣子無所不容，教誨委曲，至夫斯極。王氏世世萬子孫，宜何如感泣高厚，以塞罪過者哉？高宗皇帝臨御六十年，如堯勸勤，乃兢兢付託爲百神擇主，爲先聖擇後聖，爲兆民擇父母，誕以我 皇帝冊立皇太子，明年行 授受禮，堯坐於上，舜聽於下，重光疊照者且四年。一有不徒如前史冊太子事，則固出於一人之斷，而豈待夫奏請之者，可見至大至深之計。聖明天縱之主，又自能運於一心而成之，固不必區區儒生抱螻蟻之忠，逞隙穴之窺，自命忠孝，始克贊夫景烈與鴻祚也。惟是夷攷揆上疏之年，亦恭值 仁皇帝勸勤之際，與 高宗六十年時，時埒事均，又值廢太子理密親王鎖禁後，老臣衰憊，其愚忠近似於不得已者，意者 純皇帝讀 實錄之暇，俛見揆之私憂過計，默思 仁皇帝不加罪之故，翻然以泰山而取塵，以東海而受勺，故卒有是至大至深之 顯休命邪？未可知也。信若斯，公雖一時觸忤君父，而其言且大用於七八十年之後，爲 神聖師，公顧不榮也哉。

書蘇軾題臨皋亭子帖後

東坡居士睡足飯飽。倚於几上。白雲左繞。清江右回。重門洞開。林巒齊入。當此時。若有思而無所思。以受萬物之備。元豐四年五月。蘇軾臨皋亭之上。

龔鵬祚曰。夫睡足飯飽者。二十五種前方便之二。倚於几上者。智者曰。合眼不受外光。合口不受外風。是其義。夫左繞表假。右回表空。重門言出二邊也。重門洞開。表中道林巒齊入。表三千具也。復次無思表寂。有思表炤。有思無思同時。表寂炤雙現前。萬物備。表三千具也。何謂受。受亦不受。不受亦不受。非受非不受。亦不受亦受。亦不受亦不受。如是之人。則能受萬物之備矣。當此時也者。以無去來今之一時。以具去來今之一時。悉檀而說。說有此時。是故阿難結集五時教例。系一時。

道光十七年三月書蘇軾題臨皋亭子帖後。

上清真人碑書後

余平生不惑道書。亦不願見道士。以其勦用佛書門面語。而歸墟只在長生。其術至淺易。宜其無環文淵義也。獨於六朝諸道家。若郭景純。葛稚川。陶隱居。一流。及北朝之鄭道昭。則又心惑之。以其有麗飆放曠之樂。遠師莊周列禦寇。近亦不失。

王輔嗣一輩遺意也。豈得與五斗米弟子並論而並輕之邪。至唐而又一變。唐之道家最近劉向所錄房中家。唐世武璽楊玉環皆爲女道士。而至眞公主奉張眞人爲尊師。一代妃主凡爲女道士可考於傳記者四十餘人。其無考者雜見於詩人風刺之作。魚元機李冶輩應之於下。韓愈所謂雲窗露閣事窈窕。李商隱又有絳節飄搖空國來一首。尤爲妖冶。皆有唐一代道家支流之不可問者也。因跋上清真人碑。忽然感此。牽連記姑蘇女士阿簡侍附記。

秦泰山刻石殘字跋尾

自珍曰。阮公言是也。史記實有闕文。又有倒文。與石刻不符。前年於王侍郎紹蘭齋中獲見北宋拓碣石秦刻文。與史記絕異。可見文寶只解鈔史記。非解造秦刻作僞亦須學問耳。

洪稚存詩曰。若將一字比一星。二十八宿中添伐。豈料未及五十年。人間又少十九字邪。可爲浩歎。自珍贅記。

跋北齊蘭陵王碑

此碑未見諸家箸錄。卽趙氏金石錄於北齊搜采略備。亦未及之。臧錢唐何夢華

家庚辰孟冬舉以相贈。隸法蒼鬱怒適。類蔡中郎夏承碑。又類趙國令碑。百金之字寶之。定盒道人跋。

識某大令集尾

某大令我不暇與之言。佛儒之異同矣。言大令大令爲儒。非能躬行實踐平易質直也。以文章議論籠罩從游士。士懾然聰明旁溢。姑讀佛書以炫博覽。於是假三藏之汪洋恣肆。以沛其文章。文章益自恣。此其第一重心。然而漸聞佛氏之精微。似不盡乎此。惡焉怯焉退焉阻焉悔焉。此其第二重心。名漸成。齒漸高。從游之士之貌而言儒與貌而言佛者。益附之矣。則益傲慢告人曰。佛未可厚非。若以佛氏蒙其鑒賞者然。若以其讚佛爲佛教增重者然。此其第三重心。有聊竊其旁文賸義。以詁儒書。頗有合者。於是謗儒之平易質直躬行實踐者曰。聰明莫我及。又深沒其語言文字。諱其所自出。以求他年孔廡之特豚。此其第四重心。如之何而可以諱之也。莫如反攻之。乃猖狂而謗佛。其謗佛也。無以自解其讀佛也。於是效宋明諸儒之言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昔者讀佛。正爲今者之闢佛。於是并其少年之初心。而自誣自謗。此其第五重心。見儒之魁碩而尊嚴者。則憚而謝之曰。我

之始大不正。不敢卒諱。與前說又歧異。所遇強弱異。故卑亢異。然而又謗儒書。所謗何等也。孔子孟子之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事。易詩書中庸之精微。凡與佛似。則謗之曰。儒之言絕不近佛。儒自儒。佛自佛。如此立言。庶幾深沒其迹矣。此其第六重心。儒之平易者。受謗。儒之精微者。又受謗。讀儒謗儒。讀佛謗佛。兩不見收。覆載無可容。其軍敗。其居失。其口呿。其神沮喪。其名不立。其踝旁皇。如嬰兒之號於路。丐夫之僵於野。老矣。理故業。仍以文章家自遁。遁之何如。東雲一鱗焉。西雲一爪焉。使後世求之而皆在。或皆不在。此其第七重心。或告之曰。文章雖小道。達可矣。立其誠可矣。又告之曰。孔子之聽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今子之情何如。又不應。乃言曰。我優也。言無郵。竟效優施之言。以迄於今死。

跋破戒草

余自庚辰之秋。戒爲詩。於駸語言簡思慮之指。言之詳。然不能堅也。辛巳夏。決藩柵爲之。至丁亥十月。又得詩二百九十一十一無字篇。自周以迄近代之體皆用之。自雜三四言至雜八九言皆用之。不自割棄。而又銓次之。錄百二十八篇。爲破戒草一卷。又依乙亥庚辰兩例。存餘集凡五十七篇。亦一卷。大凡錄詩百八十四篇。刪勿

錄者尙百五篇。錄詩則以掃徹公塔詩終。乃矢之曰。余以年編詩。閱歲名十有八。自今以始。無詩之年。請更倍之。惟守戒之故。使我壽考。汝如勿悛。勿自損也。俾無能壽考於而身。至於歿世。汝亦不以詩聞。有如徹公。道光七年丁亥十月丁亥。龔自珍一名易簡伯定父自識。

翌日付小胥抄。越十有三日己亥竣。得三十六紙。如其戒詩之年。定公又識跋少作一卷。

龔自珍自編次甲戌以還文章。曰文集者三卷。曰餘集者又三卷。既竣。於敗篋中見所刪棄者。倍所存者。觸之崢嶸。憶之纏綿。因又淘揀其稍稍可者。付小胥。附餘集之尾。以少作之居太半於是也。統題曰少作。合一十八篇。別爲卷。癸未仲夏朔自珍識。

顧學士像題辭

始予讀 憲皇帝諭。知南漚顧先生入翰林事。識其事。羨其遇。睠睠其人。已識其曾孫王幾江南。識其孫榛京師。益聞道先世事。先生象一卷。榛所守也。矍矍然邁邁然。朱文正詩。併可以巖廊。可以丘壑者是也。江左文獻林。名卿之胄。不百年不

能舉先世通籍歲。皇識其它。文采之澤薄。不如忠孝之蹠遠且長也。榛乞書卷尾。
最錄穆天子傳

穆天子傳六卷。自弟一至弟四。書天子西巡狩之事。弟五弟六。書畿內畋遊之事。
又具書盛姬事。

天子自北而西而北。凡行一萬三千三百里。其征比反。史臣具書曰。龔自珍謹由
日推月。得月周天二十又八。

龔自珍曰。天子西征得羽璆之山。東歸蠹書于羽陵。畿內有羽陵何也。樂羽璆之
遊。歸而築羽陵也。天子西征得樂池。東歸葬盛姬于樂池。畿內有樂池何也。樂樂
池之遊。歸而築樂池也。晉臣郭璞語非是。洪氏頤煊孫氏星衍語皆非是。

此籀文也。籀文孰作之。宣王朝太史臣籀之所作也。非西周世所行之文也。曷爲
明之。明非古文也。孰謂爲古文。晉臣荀勗以爲古文也。元明契書家因以爲古文
也。古文簡。籀文繁。古文但有象形指事。籀文備矣。晉臣不知其異。

六卷文闕不具何也。荀勗云。汲郡收藏不謹。是其故也。自珍曰。今闕文有二種。有
闕甚多。不知若干名者。事更端也。寫書者宜書之曰闕。有闕一二名者。事無更端。

則食也。寫書者宜爲方空於行間。不言闕。今寫定本第一卷第一行先書闕。乃書飲天子蠲山之上。是其例也。如此庶讀者瞭其事起汔矣。

由闕故知有逸文。可摭拾與可。曩者刺取羣書補食字。洪頤煊孫星衍兩家善矣。龔自珍取列子周穆王篇事。抱朴子君子化猿鶴小人化蟲沙事。羣書中帝臺事。壇山刻石事。應語之鏡事。定爲此傳逸文。爲摭逸一篇。附卷尾。

晉書束皙傳曰。此書本五卷。末卷乃雜書十九卷之一。孫星衍曰。尋其文義相屬。應歸此傳。束皙傳別出之者非也。龔自珍曰。孫說是也。

今所據有元劉氏庭榦本。明吳氏琯本。何氏鏜本。邵氏薈古本。汪氏明際本。吳山華陰雨道藏本。國朝洪氏頤煊本。孫氏星衍本。洪氏孫氏爲善。

龔自珍曰。古者神君高后。所以享帝者之樂。左史之所莊記。周史之最古者。後王德薄。神人遠之。天地旣漓。山川衰濁。神物徂謝。不逮草木。不孕金玉。郊子之言曰。不能紀遠。乃紀於近。重以史降爲儒耳。票目誦。不如郊子驚而削之。使夫靈迹憎悅。夷于稗家。尙不得媿國語。不亦儉乎。

最錄列子

列子八卷。晉張湛注。明嘉靖中吳郡顧春依宋景定改元龔自萬本重刻者。自珍曰。列與莊異趣。莊子知生之無足樂。而未有術以勝生死也。乃曰死若休。何容易哉。列子知內觀矣。莊子欲陶鑄堯舜而託言神人。列子知西方有聖人矣。其曰以耳視以目聽。曰視聽不以耳目。於聖人六根互用之法。六識之相。庶近似之。皆非莊周所知者。求之莊未可以措手足。求之列手有捫而足有藉也。莊子見道十三。四。列子見道十七。八。丁大法之未東。皆未脫離三界。惜哉。

最錄司馬法

予錄書至司馬法。深疑焉。古有司馬兵法。又有穰苴兵法。齊威王合之名曰司馬穰苴兵法。此太史公所言。司馬法宏廓深遠。合于三代。穰苴區區小國行師之法而已。又太史公所言二者合一百五十篇。宋邢昺所見也。見三卷者晁氏也。見一卷者陳氏也。實止一卷。爲書五篇。則今四庫本及一切本是也。其言孫吳之興臺。尙不如尉繚子。所謂宏廓深遠者。安在。疑者一。自馬融以降。引之者數十家。悉不在五篇中。疑者二。佚書乃至百四十有五。疑者三。存者是司馬法。則佚者是穰苴法矣。齊威王合之之後。何人又從而分之。使之蕩析也。疑者四。馬融以下羣書所

引頗有三代兵法及井田出賦之法。是佚書賢于存書遠矣。是穰苴法賢于司馬法遠矣。疑者五。邢陳晁三君之生。不甚先後。所見縣殊。疑者六。道光壬辰閏九月。寫司馬法竟。并質六疏。

聞蘇州黃氏有宋刻本司馬法。不知幾卷。惜未見。邢昺親見司馬法百五十篇。出論語義疑。

最錄易緯是類謀遺文

易緯最無用。獨卦氣法或出于古史氏。而緯家傳之。何以疑其出於古史氏。曰古者頒時月日之歷與三易之法。皆出于王者。掌於史氏。故僞爲時月日者有誅焉。僞爲卜筮之書者有誅焉。其大原一也。春分之日。與秋分之日。同占一卦。爻又同。其吉凶必殊矣。冬至之日。與夏至之日。同占一卦。爻又同。其吉凶必殊矣。推而至于三百六十六日。設日日遇卦同爻又同。其吉凶必日日殊矣。是故震兌坎離之主二十四氣。餘六十卦之各主六日八十分日之七。此必古法。必古憲令也。易緯通卦驗乾元序制記是類謀。皆載此法。是類謀最詳。故錄一通。以爲今筮家言值日者之祖。

最錄尙書考靈耀遺文

似張衡靈憲之支流。尙不及衡密。矧揆諸今日所實測者乎。其言天地之距。七曜之度。恣胸臆而吳言之。殆無一言之近事實者。獨地與星辰四遊之義。或者有徵。過而錄之。俟司天采擇。

最錄春秋元命苞遺文

春秋緯于七緯中最遇古義矣。元命苞尤數與董仲舒何休相出入。凡張三世存三統新周故宋。以春秋當興王。而託王于魯諸大義。往往而在。雖亦好言五行災異。則漢氏之恒疾。不足砭也。凡予錄緯三家。用閩趙在翰本。

最錄急就

急就三十二章。章六十三字。依王伯厚寫本。伯厚所僞碑本作某某者。頗疑之。趙孟頫嘗臨皇象矣。墨蹟貯大內。乾隆初。詔刻石嵌於西苑之閱古樓者是也。予家有拓本。以校伯厚語。知其不然。豈趙臨皇象而偏旁實不從之邪。抑皇象有二碑邪。第三十一章。最舛亂難讀。各本皆然。予以臆正之。合作者分別部居之意。且以地名爲殿。庶伯厚所言前章末句。與後章起句相躡者。

最錄中論

徐幹中論論儒者之蔽。既見要害。擊而中之。七十子歿。不數數遇斯言。異哉。吾乃遇之於漢與魏之交也。爰依何鍾本寫定。甚完具。自珍曰。漢初元于孝武。能成一家之言者甚衆。昭宣以降。書不逮古。下迄魏世。合而論之。譬適于野焉。或千里鼠壤。不逢可材。則楊雄法言。荀悅申鑑是也。平蕪生之灌木叢之。剔而薙之。乃觀瑤草。拾而佩之。如桓寬鹽鐵論。劉向說苑。王符潛夫論是也。若乃傾匡量芝。到橐載大藥。其徐氏中論邪。

最錄歸心篇

歸心篇一千九百四十二字。顏之推家訓二十篇之弟十五也。高安朱軾本十九篇。此篇見廢。予依宛平黃叔琳同縣盧文弨兩本參校付寫。夫說法人者立宗。立因立喻道。大原覺羣聾。華雨自天。天樂墮空。斯比丘之躅。非居士之宗。居士者。詞氣夷易。畧說法要。引人易入也。而不入于箋。在家爲家訓。在教爲始教。以儒者多樂之。

最錄南唐五百字

南唐保大四年韓熙載奉敕集王羲之獻之書撰并書一卷凡爲句百二十有四
爲字四百九十有六以較梁周散騎千文無復字江南宮中藏王氏筆蹟數十軸
取材易給故也韓書紆徐頗似之其言如謠如讖如頌如諷如絲如庾雖瑣屑有
足竄者梁千文學僅皆習之此作恐遂無詞者乙未三月付寫定懿鑠祖考蒼昊
配崇盪氛掃寇討莠除凶旌旗藏怒祝禱膺衷蒐苗獮狩三釐十攻飲至妥侑延
進瞽矇泰元后媼標燎熏穹瓊琚瑤珮紀烈采風狄韞滇焚闕燧消烽館幽溯澗
壤确冰冲韭稻葵菽艱沃劬豐兕觥介壽旨畜禦窮搜山掘穴軫瘼抱痾茯苓枸
杞昌歆鹿茸朱砂鍾乳參朮芷芎徵材數藥博晰牢籠竺佛誕降僧剎棟隆宏誓
脫度浩劫乍逢槌槌雷吼梵唄潮雄琉璃現界菡萏呈峰拯蘇焚溺警喝一作逃
聾閨闈稟哲笄翟祁僮鶴鸞嵌飾鳩鵲鑲銅漣紋濯影鉛粉浣紅鏡簪屑桂閨鵲
拳蓉啼妝歛妒冶夢憐忪頽鬟暱枕搦管汗彤娉婷綵繚姪姘玲瓏葳蕤芳澤雪
艷嬌融梅蜨竹亞窈窕遂穠愁眉睞靨姑邁姬襪春臺霽敞行閣鬢虹機祥禡祉
禔應龐鴻巫芭選隊千莢偃童雛襁疫癘祈舁蝗蝻咸秩郊祗鬯圭臚旅磔攘婆
娑胼蠟脯潛已祓辛祈禡弓雩舞禡禱蚩尤蜡餞猫虎札瘥天昏仞裘瘡蟲漕粟

牽船征商權監。緡泉貨逋。關津弛罟。幼狎囊韉。耄肄豆俎。饋鈴寢弢。颺笏筭黼。識
緯衆錄。匱冊襲弄。一夔膺寄。六籍司詁。爨鼎占珩璜琮瑀。籛篆蝌籀。剗摹拓補。
玫瑰伴函。珊瑚裝柱。癖尙浸淫。醢醢肺腑。鑿揜鬥智。馮陵醜虜。謀秘算殫。財贏勇
賈。鬼閱呼吸。電激吐茹。乾元坤喪。翩反奪汝。隼擊歟逝。鼉技危許。舁輶牟尼。蹈轍
鄒魯。殲殄謗讟。緦輯肱膂。揮波灑瀾。贈申慰甫。鴛鴦戢梁。鳬鷺嬰渚。陔邱懲佚。葺
回饌譜。原隰駟騏。蘋蘩筐筥。麟趾裏驪。物庫溢賂。眷錫曼羨。耆臺純嘏。
最錄神不滅論

神不滅者。敢問誰氏之言。與精氣游魂。吾聞之大易。於昭在上。又聞之詩。魂升魄
降。又聞之禮。儒家者流。莫不肄易。莫不肄詩。莫不肄原作禮禮。顧儒者曰。神不滅。佛

詩誤作

禮。顧儒者曰。神不滅。佛

之言也。吾儒不然。此身存卽存。此身滅卽滅。則吾豈不知儒之於易。於詩。於禮。盡
若是其莽莽邪。盡若是其墨墨邪。盡若是其孰視如無覩邪。抑遠中之佞邪。神不
滅論一卷。設四難四答。三千名有奇。鄭鮮之撰。鮮之不知何代人也。此宋槧本。楊
傑序。蘇州江沅藏。其詞旨與顏之推相似。必南北朝人也。江沅曰。此讀佛書之初
階。可以種信根。亟寫副墨一通。自珍曰。此亦讀易詩禮者之所必欲知也。亟寫副

墨一通。人間遂有第三本。

最錄李白集

龔自珍曰。李白集十之五六僞也。有唐人僞者。有五代十國人僞者。有宋人僞者。李陽冰曰。當時著述。十喪其九。今所存者。得之他人焉。陽冰已爲此言矣。韓愈曰。惜哉傳於今。泰山一毫芒。愈已爲此言矣。劉全白云。李君文集。家有之而無定卷。全白貞元時人。又爲此言矣。蘇軾黃庭堅蕭士贊。皆非無目之士。蘇黃皆嘗指某篇爲僞作。蕭所指有七篇。善乎三君子之發之耑也。宋人各出其家藏。愈出愈多。補綴成今本。宋人皆自言之。委巷童子。不窺見白之真。以白詩爲易效。是故效杜甫韓愈者少。效白者多。予以道光戊子夏。費再旬日之力。用朱墨別真僞。定李白真詩百二十二篇。於是最錄其指意曰。莊屈實二。不可以并。并之以爲心。自白始。儒仙俠實三。不可以合。合之以爲氣。又自白始也。其斯以爲白之真原也已。次第依明許自昌本。

最錄平定羅刹方略

平定羅刹方略四卷。無纂修銜名。始于康熙二十一年八月。遣副都統郎坦等偵